

徐老師



算算，徐老師去世已經一個月了，可我還沒有從當時的錯愕中恢復過來。為什麼？比起其他的故親亡友，徐老師的離去其實最不突然。近年來他一直在醫院

出出進進，好幾次都聽說他快不行了，可往往在我思量着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他太太蘭英問問情況時，電話鈴就響了，一拿起來，那一道帶山東口音的聲音就直衝耳鼓：「最近在寫什麼呢？」高喉大嗓，中氣十足。

我想，我有那麼多關於他的話想寫出來卻一直沒寫，就是妄想再一次聽到話筒裡傳出那個友愛的聲音吧？

今天，一遍遍地看着朋友傳來的有關徐老師追悼會的文章，我終於斷定，我再不會聽見他的聲音了，我已經永遠失去這位摯友和諍友了。

第一次見到徐老師是在二零零二年。在巴黎，位於盧森堡公園附近的他家。那時他已經身體很差，臉色蒼白，高高的個子瘦成了一長條，但腰背挺得筆直，再加上那兩道亮得不同凡響的目光，乍一看有點被他俯瞰的感覺。然而大家坐下來聊了沒幾句話，我就知道，我們是朋友了。

有的人你認識了他一輩子還是陌生人，對話永遠浮在寒暄的層面上；有的人則一見如故，馬上就可以跟他無所不談。第一次見徐老師我們就一口氣聊了半小時，第二天又跑去接着聊。那次我在巴黎停留三天，住的地方離徐老師家並不近，要乘十幾站地鐵，下車還得步行十來分鐘，但我天天去他家，有一天還連去兩次。上午讓蘭英領着沿海明威當年走過的路走了一圈。傍晚在酒店正想着把那個一再往後推的蓬皮杜中心之遊覽券，電話就響起來了，是徐老師的聲音：「蘭英今晚煮了饅頭，讓你來吃飯。」

「啊，您這聲音聽上去好近呀！」
「當然，我現在就在你樓下。」
那真是個恍若山東的夜晚！蘭英蒸的饅頭真是地道的山東饅頭，他們還有真正的山東鹹菜和山東大蔥，伴之以真實的山東傳說，他二人自己的傳說。沒錯，徐老師和蘭英，他們都是傳說般的神奇人物。那一年，少小離家、人到中年、以巴黎索邦大學教授身份衣錦還鄉的徐老師，說是回老家來娶媳婦了。家中老人大喜過望之餘，不免質疑：「你在外面這麼多年，這西裝筆挺一表人才的，就沒碰上個合適的女子？」

「碰上哩，可處處着就不合適了。」
「那啥樣人能一輩子都合適呢？」
「哼，就咱這號文盲傻瓜蛋。」蘭英聽到這兒噴笑着插嘴了。

「還真是的。」徐老師笑道，「第一次看見她我就相中了。別的不說，就憑她一見我說出的那三句話，我立時認定，就是她了。」

「三句什麼話？」
「第一句：穿那麼點衣服冷不冷呀？第二句：快喝口熱水哩。第三句：外屋那麼多人等着跟你說話哩，先接應他們去。」

這些話可不是我虛構出來的，當晚我回家就把它們記在一個小本子上。前些天追思着徐老師，一翻找，小本子居然還在。所以我這是原話照抄。不過最神奇的還不是巴黎教授回鄉娶回個一字不識的山東女孩，而是這女孩幾年之後，竟然在他一手指教下，說得一口比他自已還純正的法文不算，還從法文學會了中文。

我不懂法文，蘭英的法文程度我無法評估，但中文程度卻令吃中文飯的我，也不由得嘖嘖稱奇。那天晚上徐老師跟我聊的內容從四書五經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蘭英都全程參與，她基本上保持着的一種謙虛的旁聽態度，但她每次的簡短插話，都令我不得不再次調整她在我心目中的學識定位。以下這段對話也是我在那個小本子里找到的：

「徐：錢鍾書在《圍城》裡的幽默其實有太過之嫌，因為小說總應當照顧人物性格，如果其對話與其性格不符，就會流於賣弄，例如……」
「蘭：那個方鴻漸一幽默就假。因為他其實是幽默人。」
「徐：那你覺得這書裡誰是幽默人呢？」
「蘭：作者。」

記得我當時曾慫恿蘭英把她讀《圍城》的感想寫下來。徐老師則在一旁笑着搖頭：「落到紙上的東西，可得三思又三思。」我總覺得，這也是徐老師對待自己著述的態度。我聽着他對古今中外文庫典籍發表了那麼多精闢之見，時不時由衷感嘆：「太好了！您為何不把這些都寫下來呢？」我驚異於他為何學問這麼精深，著述卻這麼少。放到別別的學者身上，隨便拿出其中一個觀點，就可以敷衍出一篇長文了。他卻總是搖頭笑笑：「我懶，而且……」

對住我這麼一個每天都在琢磨着寫點什麼的人，我懷疑他是否出於禮貌和體貼，把後面的話省略了。無論如何，那以後我寫作時常會想起他那副神情，尤其是每逢筆下流出一些廢話、套話、或假話時，就不由得想起那句話，以及省略號後面的未盡之言，下筆就會謹慎節制一些了。所謂的諍友，大概便是如此吧。

廟堂與泥中

嚴陽



我們都知道，莊子的思想核心是主張清靜無為以養生全年。而在《莊子·秋水》中，作者講的這樣一個寓言故事，生動地反映了他的這一思想：

莊子在濮水邊垂釣，楚王派遣兩位大臣先行前往致意，說：「楚王願將國內政事委託給你而勞累你了。」莊子手把釣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一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裝着它，用巾箱覆蓋着它，珍藏在宗廟裡。這隻神龜，是寧願死去留下骨骸而向人顯示其尊貴呢，還是寧願活着在泥水裡拖着尾巴呢？」兩位大臣說：「寧願拖着尾巴活在泥水裡。」莊子說：「你們走吧！我仍將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裡。」

楚王請莊子出山，執掌楚國的朝政，如果換成了別的什麼人——如戰國時的蘇秦等人，毫無疑問，那將是求之不得的事，也許立馬就會扔開釣竿，欣喜若狂地與楚王的使臣趕赴郢都。為什麼？因為你從此可以告別窮困與落莫，盡享尊貴與榮華。也因此，歷史上假隱士總是遠遠比真隱士來得更多。

然而，莊子並不這樣看。在他的眼中，與楚王為伴，雖然尊貴與榮華，但卻必定會失去了思想與行動上的自由，成為楚王裝點門面的擺設，甚至有可能為之葬送自家性命：一如供奉在宗廟裡的那隻神龜。因此，他寧願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之中，自得其樂——或者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他這樣的理想與行為，我們如果從積極意義的角度來說，表明了一種拒絕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但是不是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分析，即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只求自保而對周圍的人們的痛苦無動於衷的麻木不仁、極度自私的莊子呢？

我們都知道，有生必有死；小到細菌，大到地球與宇宙，有生命開始的那一天，也必然有其生命結束的那一天。而作為人，我們有別於一般的生物，所以，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以「苟全性命」為自己唯一的人生追求，而應努力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為這世界貢獻些什麼，為我們周圍的人們做些什麼，並在這過程中多少體現出我們自身的價值。

通往大學之路

王聖思



從一九七八年踏入大學的門坎至今已三十有七年了，當年走向大學之路卻始終無法忘懷。

自小喜愛文學，立志做老師。但「文革」打碎了我的夢，我做了農民，而且要做「鐵姑娘」。下到山鄉的第二天就去挑石料，汗水滴在地上，摔成幾瓣，在石頭上只留下幾個灰點，肩膀壓得又紅又腫，甚至被扁擔磨破了，也絕不吭一聲叫苦；不服水土，又連連下水田，我的小腿爛了三年，潰爛之處碰到稻花，疼得鑽心，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吆牛扶犁踩在還結着冰碴的泥田裡，雙腳凍得彷彿不是自己的……我以為我的淚腺已經乾枯了，心腸變硬了。

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一直以為這輩子再也與大學無緣，如同政治教科書裡寫的工人階級斷了發財的念頭一樣，我也早已斷絕了讀大學的念頭，沒想到又可以憑自身的努力通過考試入大學了！我躍躍欲試，白天幹活，晚上看書，父母從千里之外的上海給我寄來他們手抄的複習資料，一張張紙上父親的蠅頭小楷和母親的歐陽體筆跡寫得密密麻麻，可以想像他們在燈下如何一筆一劃辛苦認真地抄啊抄，把他們的希望和關切也抄到了字裡行間，紙張也就變得沉甸甸的了。同時還寄來一本巴金的《家》。辛苦勞作了一天，帶著滿身的疲勞還是按捺不住翻開了書頁。昏暗的小屋裡，房東的女兒發出輕微的鼾聲，她已熟睡。屋外不時傳來幾聲狗吠

下功夫掌握它。我們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複習數學上，插兄小J每晚晚上給我們作講解輔導，直到我們瞌睡連連。以後大量地做演算，解難題，從初中的數學課本一直做到高三的解析幾何。我和小C的數學考試成績是七十一分、七十三分，但現在這七十多分一下子可以抹掉不計，若把複習數學的時間分一半在語文、地理、歷史的複習上，文科總成績提高二三根本無問題。我們決沒想到在我們生命歷程中非比尋常的一場重大考試竟會如此輕易地作出改變。我們不服，我們感到委屈。於是給鄧小平同志，給北京、上海、江西等一切可以申訴的地方寫信表示我們的不平。沒有任何回音。我一邊憤憤然，一邊也深深自責，其實作文可以寫得更好些，地理歷史的考題可以答得更充分些。那種為失去讀大學機會的懊喪是無以言表的。就在我們不抱希望的時候，又傳來第二次高考的消息！年齡繼續放寬到三十歲，試卷由全國統一命題。這又重新燃起我的大學夢，憋足了一股勁——我就不相信全國統一命題我會考不上。我又開始白天幹活、晚上複習的辛勞。在複習的策略上作了調整，因數學已系統複習過了，這次重點放在文科複習上。

在我們那裡，第二次高考比第一次人少了一些。小C就是由於種種原因未參加第二次高考，但她在三四年後以堅毅的精神，憑同等學歷考上北京一所大學的研究生班。當時高考考場設在縣城中學裡，離我們插隊落戶的山鄉還有幾十里地。招待所住不起，我們熟悉的已上調縣城的知青夥伴又正好出差不在。於是我扛着一領席子、同伴小Y抱着一條毛巾被，兩人沿着螺旋形上升的

公路徒步走到縣城。我倆一起到剛剛建成的汽車站去看看。看門人同情我們，把樓上的鑰匙借給我們。房間裡一無所有，牆壁潔白，地板光亮，散發着濃濃的油漆氣味。我們很滿意，鋪開席子，夜晚合蓋着毛巾被，迎來了第二天的曙光。

考試中自我感覺良好，我已沒有第一次高考時那麼緊張，以前的閱讀、生活的經歷全部調動起來，各科的試題都使我感到不是死記硬背的東西，而是活的知識，答題都比較順暢。下鄉十年，結合實踐把農業科技書上總結的二十四個節氣口訣背得滾瓜爛熟：「春雨驚春清穀天（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夏滿芒夏暑相連（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秋處露秋寒霜降（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地理考題中兩半球的氣候，我就是通過節氣推算出相反的氣候來的。歷史考題中突然襲擊的戰例列舉讓我浮想翩翩，少年時代看過電影《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是個星期日，人們還在田野上嬉戲，希特勒空軍突然襲擊扔下了炸彈，開始了對蘇聯的進攻，戰爭一轉眼就破壞了和平生活；回國探親在家翻看過小說《戰爭風雲》，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空軍基地也給我印象深刻；而中國歷史上曹操大敗袁軍的官渡之戰也是著名

的戰例。隨着時間的流逝，考題已記不準確，但答題時的興奮和酣暢卻記憶猶深。

三天考試結束後，我們也徹底放鬆了一下，在縣城遊玩了兩天。最後一晚在那空曠的房間裡，我倆席地而坐、而睡，我聽着夥伴絮絮不斷地談着她的故事，使我對人生和愛情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對人也多了一份寬容。

父母始終是我參加考試的後盾，他們不僅在考試之前不斷提供新資料，鼓勵我繼續再考，而且在得知我考得還順利時母親又特地及時寫信來提醒我，不要太高興，以免「范進中舉」。那個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的范進瘋瘋癲癲地在我腦海裡晃動，我不禁微笑起來。母親真「英明」。終於等到了入學通知書，我以四二二（滿分四五〇分）考入現在的華東師範大學（當時叫上海師範大學）。幸虧母親的提醒，我高興得很有節制，但內心還是笑開了花，夜久久不能入睡。下半夜我突然從夢中驚醒，夢裡說：考取大學是做夢，實際上沒有被錄取！只覺得我的腳跟重重地敲在床板上，我從床上跳將起來，慌慌張張地點燃油燈，一看，「錄取通知書」五個鉛印的大字赫然眼前，它靜靜地躺在桌上，我打開它，重讀了一遍，放心了：沒錄取才是做夢呢，考取大學確確實實是真的！

我考回了上海，這是我從沒想到的事。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我第一次高考錄取了，也許只能讀外地的大学，而有了第一次考試的經驗和教訓，我才能考得胸有成竹，也才有回故鄉上海讀書的機會。當時填志願我只填了一所上海的大學，我相信師範大學更會接納我這樣的大齡學生。果然如此。

父親和哥哥到火車站來接我，他倆興沖沖的。為歡迎我回家，父親破費叫了出租車，對我而言，是十年後第一次的「奢侈」。到了上海真是恍若隔世，坐在小汽車裡兩旁的梧桐樹不斷地向後掠過，上海的街道變小了，天空變低了，父親的頭髮花白了，聲音嘶啞了。他輕輕地說：「還以為你再也回不來上海了呢，當年你走後，媽媽哭得一塌糊塗，她哭得多傷心呵，從來沒有那樣大聲地痛哭過！」十年前的這一情景我從不知曉，幾次回家探親也沒人提起過。此時突然聽到這樣的事，心房受到猛烈的衝擊，鼻子酸酸的。我記得我離開家時候母親一直很冷靜，只是默默無語，倒是父親再三地叮嚀，有點囉嗦。我沒要他們送行，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站在三樓的窗台前招手看着我走遠，我向他們揮了揮手，義無反顧地走出他們的視線，由哥哥送我到車站。我沒有特別感到離別的難過，原來他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為的是讓我保持心境的平靜，而父母的這番苦心我是十年後回到他們身邊才知道並突然體悟到的。直到今天，我一起起媽媽曾為我那樣地痛哭過，我就感到隱隱的心痛。後來讀詩人食指詩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也就讀得我熱淚盈眶：

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緞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母親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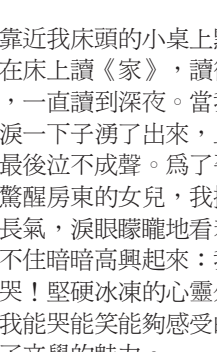
小時候背誦過「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像小和尚嚙經有口無心。直到我有了游子的經歷讀到食指把線與心相連的詩句，那種感覺上的疼痛引起我的共鳴。

坐在大學的課堂裡，我真是感慨萬分。思緒常常飄回到山鄉，想着往日此刻我在田裡收割還是在茅草叢生的山裡打柴。漸漸地，我的心收攏起來，又舒展開來，我開始專心聽老師講課，到圖書館搶位子看書。生活在山鄉的日子裡，我只有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縣城宣傳部辦公室的桌上看到報上登着一篇小說《傷痕》，好久沒讀到描寫我們這一代人真實感情的小說了。在大學的課堂上我才知道還有「傷痕文學」一說，才知道還有《班主任》等一批小說。大學為我打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的天地，憑我以前的想像力，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中文專業裡還有那麼多學科知識，我發現自己學識的貧乏和蒼白，我伸張開全身所有的細胞和神經，到處去觸摸，到處去吸收。可以在書海裡歡暢地讀書，可以投入與文學相關的一切文化娛樂活動，看電影，賞畫展，觀戲劇，聽音樂，打排球等等都能恢復我心靈的敏感和活力。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從一九六六年廢除高考到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及至七七、七八級兩個大學生在同一一年裡——一九七八年的二月和十月先後入校，我們這一代人從斷絕讀大學的念想到走向大學之路經歷了整整十二年的時光，那些曲折和艱辛永遠留在我們這些經歷者的記憶中，想到還有更多的同龄人因種種原因從此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為了我們和他們以及以後的幾代人，我的大學情結再也揮之不去了！

風骨

(攝影)楊芳菲



，平添了夜的深沉。靠近我床頭的小桌上點着冒煙的煤油燈，我半躺在床上讀《家》，讀得忘了時間，忘了身在何處，一直讀到深夜。當我讀到鳴鳳之死的時候，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止不住地往下淌，往下淌，最後泣不成聲。為了平靜一下自己的情緒，也怕驚醒房東的女兒，我挪開了書，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淚眼矇矓地看着搖曳的燈火，心中卻又止不住暗暗高興起來：我竟然還會哭，我竟然還能哭！堅硬冰凍的心靈外殼被擊碎了，融化了，還我能夠哭能夠感受的人的天性。從此，我認定了文學的魅力。

我和同伴小C參加了在江西的第一次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我們的成績遠遠過了分數線，已通知我們某日去身體檢查。奇怪的是，不久又突然取消了原先的體檢，然後告知我們倆落榜。怎麼回事？我們很納悶。打聽後才知道，原來該省的數學試題出得太難，不少考生只做出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試題，不及格的多。於是就決定考文科的考生數學分一律略去不計，只看文科成績，這樣我和小C僅以二三分之差被淘汰。這太不公平了！我們的學業荒廢了十年，作為老三屆高中生，自村文科的知識靠以前的積累與平時的使用，複習一下還能對付，而數學在農村除了加減法用得最多外，連十字相乘法都忘得光光，必須從頭補起。我一向不喜歡數學，可為了上大學我必須

派頭

可見，我雖然不見得很想「炫富」，但並不缺少虛榮心。手裡有了些餘錢，跑到上海，為老伴買貂皮大衣。我自幼看到長輩婦女，都以為有一件貂皮為榮。老伴很不用意穿它，束之於衣櫃，可憐了。她認為，我們生活過得不好，不願意穿它來炫耀呀。我自己還買件翻皮的短大衣，那是因為看到老外朋友有這件，覺得很「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我們有句俗語，「人靠衣裝馬靠鞍」，自動聽祖母常講「走且出去」——一旦走出去就不能丟臉。我至今還常跟老伴學炫耀自家的這句老話，意謂「可要注意形象啦」。聽說親友中有祖母這句老話，手頭寬裕已經過幾代人，才開始轉而務實，不大大意「派頭」了。英國的中產階級，手頭寬裕已經過幾代人，才開始轉而務實，不大大意「派頭」了。英國的中產階級，手頭寬裕已經過幾代人，才開始轉而務實，不大大意「派頭」了。

這是我過個程，國人開始有富起來的，手頭寬裕已經過幾代人，才開始轉而務實，不大大意「派頭」了。英國的中產階級，手頭寬裕已經過幾代人，才開始轉而務實，不大大意「派頭」了。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

「派頭」，就照樣去買了。但那東西很不實用，保暖和輕便，都遠不及羽絨服；攔置二十年後，最後捐給「救世軍」，僱佔了衣櫃地方，算不得善舉也。